

夜行动物馆

张弛著

一天
然一把我
倆一
髮一
萬球轉
他的臉因
變形。我
給維維，
把冲着他的
了個方向；
急于馬上離開她
而讓她收回成
命。“這回論到
了。”
段如那天
在我旁邊
了我，等
了，實也
我工利在
維維地
扭是了。
不？”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夜行动物馆

张弛著

然一把推
倆一髮
高球轉
他的臉因
變形。我
說給維維，
把冲着他的
了個方向；
急子馬上離
而讓她收
命。“這回
要了。”
毀如那天
是我在旁
了我她等
了，后來
其她討
我利維維
維維偷
扭了。
是不？”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行动物馆/张弛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611-977-9

I. 夜...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671 号

夜行动物馆

张弛 著

责任编辑:侯福河 尹志秀 装帧设计:正 邦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尹志秀 侯福河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050071

网址:<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刷: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1/32 6.75 印张 143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13.00 元

ISBN 7-80611-977-9/I·876

作者简介:

张弛，1960年生于沈阳，1979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当过编辑、记者、教师、翻译、演员等，现蛰居于北京。著有长篇小说《北京病人》，随笔集《像草一样无法自拔》。

目 录



跟范哥犯葛·····	1
外景·····	13
局内·····	25
别人的猫·····	33
谁是叛徒·····	46
杀人不是儿戏·····	56
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三次被劫经过·····	67
厨师，馋鬼，馋鬼的爱人和她的情敌·····	76
夜行动物馆·····	86
我们是害虫·····	99
救火阿三·····	112



后记·····	211
精神生活·····	194
结庐在人境·····	185
不赋斋轶事·····	175
皇帝捉鬼·····	165
洪武记事·····	156
梦醒时分·····	146
中国蜜月·····	130

跟范哥犯葛

可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飘出来，拥抱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1

丁三跟范哥在饺子馆找了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范哥恶狠狠地对丁三说，你要是瞧见他过来，就言语一声。丁三点了点头，算是答应。因为昨晚的酒劲还没有过去，丁三脑子里全是雾，而且胃里还在翻腾。

2

范哥要了瓶小二锅头，还要了一斤韭菜鸡蛋馅饺子。丁三摆了摆手，范哥看出了丁三的意思。他说没关系，我一个人吃。饺子没来，范哥一边喝酒，一边吃大蒜。他对丁三

说，那小丫挺的，他打你就是打燕儿，打燕儿就是跟我范哥犯葛。

燕儿大名叫丁燕，是丁三的姐姐。

3

丁三平时讨厌范哥，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因为范哥总是动不动就把自己跟丁燕联在一起。令丁三最为不满的是，丁燕却对此表现得十分暧昧，尽管全家的态度都是坚决反对。

丁三爹妈的反对理由很简单：范哥是大刑刚上过的。但丁三却不这样看，他不喜欢范哥，是看不惯他身上的痞劲。

4

丁三的爹妈去保定串亲戚。临行前，两位老人特别嘱咐丁燕要照顾好弟弟，安排好他的生活，并督促他的学习。因此，丁三出事时，他的爹妈不在北京，丁燕深感没有尽到一个做姐姐的责任。其实，姐弟俩的关系非常一般。丁燕最担心的是爹妈回来后没法跟他们交待。她问丁三：你为什么要跟不认识的人喝酒呢？

你问我我问谁呀。丁三反驳道。

5

丁三不喜欢丁燕问话的方式，但他只能顺着这个问题所提供的思路去追忆。头天晚上，他在一家东北菜馆里吃饭。喝完三瓶啤酒之后，他的脑袋开始犯晕。这时，他记得一个留着大鬓角的人端着酒杯坐了过去。在此之前，丁三注意到这个人一直坐在旁边的一张餐桌旁独饮。

6

那人称自己叫放老。丁三推测他是因为一个人喝酒无聊才主动过来搭讪的。

3

7

范哥说玩了这么多年，从没听过这个鸟名。但丁三看到范哥说话的时候，头发跟着头皮一块儿动弹，仿佛是要把这个名字嚼碎后再刻到墓碑上。丁三突然觉得饺子馆里很热，只有服务员每次从冰箱里往外取冷饮时，才能勉强感受到一丝凉气。

8

由于饺子馆里太热，加上一夜没睡，丁三开始有些犯

困。昨天夜里，丁三从医院打完破伤风针，回到家已经两点多了。躺在床上睡不着，丁三本想借着难受劲熬上一宿，但没成想三点多钟就听见鸟叫，四点多钟天就亮了，待到五点，便可以听见收垃圾的在挨院吹哨。

丁燕是在早晨起床后才发现弟弟被开了瓢的，这个发现把她吓了一跳。

9

丁燕顿时感到自己责任重大。那天晚上，丁三本应该在家里吃饭，而且丁燕已经把清炒扁豆和小白菜氽丸子端上了饭桌，只因为她对丁三说了句这么大了，考不上大学也应该找个工作，别老让家里养着，丁三便放下筷子，一声不吭地出门去了。换句话说，如果丁三是在家里吃的晚饭，这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个叫放老的再浑，也不至于拎着酒瓶，跑到家里来打丁三。

10

其实，即便是在被打之后，放老给丁三的印象仍然是比较有修养。尤其是放老戴的那副秀郎镜，使他看上去似乎是长了四条眉毛。因此，丁三认为放老的文静中还透着几分怪异。放老自我介绍说他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接着他便不断地劝丁三写诗，因为像你这么大正是写诗的年龄。放老用长指甲点着餐桌说。

11

听放老这么说，丁三仿佛在迷途中得到了高人的点拨，于是便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又要了四瓶啤酒，后来好像又要了六瓶，然后便什么也记不得了。反正俩人喝得很晚，丁三印象中服务员先是说没有热菜了，因为灶膛已经封火。后来好像又有人没完没了地倒垃圾，有人在过道支起了行军床，给他们开票的那个服务员实在顶不住，趴在桌上睡着了。但丁三还是回忆不起来，放老到底是因为什么要对他下此毒手。

12

5

丁三挨打的事究竟该不该告诉范哥，丁燕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因为范哥在他们这一带以凶狠著称，弄不好会出人命。丁燕记得有一次两拨人为一个马子打架，双方正在相持不下，范哥从人群中走出来，用胳膊搂住对方老大的肩膀，说这事我想通了，都是哥们儿，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必为一个马子翻脸呢。就在老大点头的时候，范哥照着老大的脸就是一铁砂枪。对方的人一看这情景，全都吓跑了。还有一次，范哥被几个仇人堵在家里，他顺手抄起一块木板砸在一个仇人的脑袋上。木板上有根铁钉，范哥就势一扯，愣是把那个仇人的整张脸皮给扯下来了。这情景要比好莱坞的那部叫《face off》的电影刺激多了。不知道那部电影为什么那么红，

又借助大腕表演，又运用高科技，其实就那么回事，但很多地方都在放。咱们国家译成《变脸》，据称是一个香港导演在美国的开山之作。

13

但不知为什么，范哥一见丁燕便变得十分谄媚，跟平时完全像换了个人。用丁燕的话说，就是以柔克刚。用丁三的话说就是臭味相投。而用范哥自己的话说，就是自打见到丁燕那天起，就惦记着改邪归正。所以，丁燕让范哥为弟弟报仇，无异于让范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4

6

不出丁燕的预料，范哥一看见丁燕的眼泪就炸了。他忙问丁燕是怎么回事，接着便破口大骂：别以为我范哥收了，就都他妈变得牛逼烘烘的。那个放什么的来着，也他妈猛得太过头了。燕儿你别难过，瞧老子怎么收拾那个小 B.K 的。丁燕忙劝范哥见着放老出手别太重，开导开导他就得了。

15

你脑袋感觉怎么样？范哥问丁三。
还是有点痛。丁三说。
是不是脑地震了？

在医院照了片子，没事。丁三不明白范哥为什么要把脑震荡说成脑地震。

没事就好。范哥喝了口酒。

范哥这人还挺逗，但还是不适合做我姐夫。丁三心想。

脑子里的雾散了吗？范哥又问道。如果没事，咱们再到附近的餐馆找找？

16

来饺子馆之前，丁三已经带着范哥转了几家其他的餐馆。丁三发现不管是在餐馆里还是在街上，很多人都认识范哥，跟范哥打招呼。

他们最先去的是丁三昨晚挨打的那家东北菜馆。菜馆刚开业不久，老板不认识范哥，话里话外因此也对范哥缺乏应有的尊敬。我们这儿经常打架，你说的是哪场？老板说。老子说的是这场。范哥随手抄起柜台上一个瓶起子，顶住老板的腰眼。老板一看这阵势，顿时就松了。他忙说他昨晚不在，不清楚这事。

要不，二位中午就在这儿用餐，我请客。老板说。

你还没问哥们儿肯不肯赏你这脸呢。范哥说完，便带着丁三拂袖而去。虽然丁三发现范哥穿着T恤，根本无袖可拂。

17

从东北菜馆出来，丁三和范哥又找了一溜别的餐馆。其中有个叫红煲乐的餐馆，从老板到服务员都跟放老挺熟。他们告诉范哥说放老倒是常来他们这儿吃饭，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带个女的，有时跟一帮哥们儿。因为常来，他的那帮哥们儿也都能叫出名字。如果不来这儿，一般他就去前面胡同拐角里的饺子馆。

范哥一字一顿地对丁三说，那咱们就去饺子馆等他。

18

8

丁三喝了碗饺子汤，胃里舒服了好多。范哥又要了瓶小二锅头，不紧不慢地品着。饺子就酒，越喝越有，范哥说。相比之下，放老的谈吐就不这么朴素，而且听起来像绕口令。丁三记得头天晚上谈起彼此的酒量，放老对丁三说，我并不是说你比我不行，而是说你比你以前不行了。你说你过去能喝多少来着？丁三心想，我说我过去能喝多少都是吹牛。

19

丁三看得出来，从坐过去不久，放老就已经高了，因为他开始给丁三讲述自己的爱情。他说他爱上了他的一位女作

者，是一个有夫之妇，因此内心格外痛苦。在饺子馆，丁三怀疑头天晚上自己是不是也痛说革命家史来着，不然的话，放老为什么说他就喜欢跟生人，尤其是像丁三这样的有想法又能喝酒的生人掏心窝呢。后来，丁三想起来，放老突然不吭声了，他开始在一张餐巾纸上画画。丁三一看，放老画的是一个女性生殖器的外观，丁三从生理卫生课的课本上见过。但放老这时候画它，显然不是出于教学目的，特别是那阴毛，画得曲里拐弯的，特别像中学一个外号自来卷的音乐科代表。画得还真挺像，丁三恭维说。谁知放老迅速把餐巾纸揉成一团，警惕地问你怎么知道？

20

9

丁三告诉放老，其实他上初中时也喜欢诗，还会背几首。接着他背道：我是多么不情愿，把这惆怅也化作诗行，在人生的路上，留下，留下……放老摆摆手说不用背了，这首诗叫《苦涩的芬芳》，作者是汪国真。他一共出了三本诗集，它们分别是《年轻的潮》、《年轻的思绪》和《年轻的风》。但我现在不喜欢诗了，丁三告诉放老，我爱听辣妹和后街男孩。于是，俩人又把话题扯到流行音乐上。直到喝得不能再喝，也没什么可聊的时候，丁三开始给放老留地址。也就是在这时候，丁三的后脑勺挨了一酒瓶。

21

放老坐在编辑部，太阳隔着窗户照在稿纸上，刺得放老直揉眼睛。头天晚上的事，他一点儿也记不得了。印象中，他好像跟一个小孩喝酒来着，喝着喝着又好像为什么吵起来了。后来，放老记得那孩子结完账又在一张纸上写字，但写的是什么根本不清楚。放老只记得那孩子的字很差。后来，放老又记起自己好像也在一张纸上画画来着。总之，昨晚的酒局很像是一次以文会友。

22

1
0

放老收拾好桌上的稿件，慢慢悠悠地骑车回家。经过饺子馆时，他突然感到很饿。因为昨天他回到家后，整整呕吐了一个晚上，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他本想到饺子馆吃点饺子再喝碗热汤，但又觉得自己一点都没胃口。

23

看范哥他们过了中午还没回来，丁燕便独自打扫完头天晚上的剩菜剩饭，把给范哥准备好的啤酒和烧鸡搁进冰箱。如果过一会儿他们还不回来，就去公用电话呼范哥，丁燕心想。此时，丁燕最担心的不是范哥，而是她爹妈。到时候可怎么交待呢？干脆就说丁三不小心，自己磕的吧。想到这

儿，丁燕心里踏实了好多。她想，适当可以对范哥表示一下，别老让人家感觉自己是在瞎忙活。

24

范哥认为这道理说不过去，人家不喜欢诗你就不高兴，还趁人家给你留地址——也就是表示友好的时候，用啤酒瓶砸人家。这小丫挺的猛得也太过头了。范哥自言自语道。丁三开始也是这么想，但现在他变得有些含糊。既然道理说不通，肯定有些事还没弄明白，也说不定自己有冒犯人家的地方。正在这时，丁三看见放老骑着自行车，正经过饺子馆。由于放老出现得过于突然，丁三完全来不及反应，他感到他脑袋上的纱布又渗出血来。

1
1

25

范哥，咱们回去吧。丁三说。

怎么不等了？范哥问。

我伤得也不重，这事就算了吧。丁三说。

燕儿那儿怎么交待？范哥显得很惊讶。

我姐根本没把我当回事。丁三说。

回去吧。丁三又说。

这，这可是你说的。这事就先这样，千万别往外传了。我范哥跟你丢不起这个人。范哥一仰头，干了杯里的酒。

不会。丁三说。